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

[法国]罗曼·罗兰/著 孔铁 李亮 向亚云/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

[法]罗曼·罗兰 著

孔铁 李亮 向亚云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

[法]罗曼·罗兰 著

孔铁 李亮 向亚云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约翰·克利斯朵夫(上)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性作品,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于191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以其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贝多芬为原型,描写了一个意念中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生的坎坷道路: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政治上的逐步成熟,最后达到功成名就和精神上的宁静境界。

小说通过主人公一生的足迹,折射出整个欧洲的时代氛围,展现了“一个正在完结的世界”。同时,这又是一部独特的“音乐小说”,具有交响乐一样的宏伟气魄、结构和色彩,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欧洲古典音乐的王国中。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伟大作家,他的“人民戏剧”、“名人传记”和“长河小说”共同构筑了他那艺术殿堂的宏伟大厦。

Jean-Christophe

Jean-Christophe is a ten-volume novel and an epic story of a German musical genius, based partly on the life of Beethoven, but also taking elements from Mozart's and Wagner's career.

Romain Rolland (1866—1944), A French novelist, dramatist, essayist, mystic, pacifist, was awarded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15. Rolland saw that art must be a part of the struggle to bring enlightenment to people. In his work he attacked all forms nazism and fascism, and struggled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justice.

Rolland portrayed his protagonist as a heroical figure who is a fighter for social justice. He is courageous, uncompromising soul. After killing a policeman, Christophe flees to Switzerland, and starts his career as a composer. He returns to Paris as a celebrated artists and dies there. In the end his life rejoins the River of Life. The large work also includes episodes distantly related to Christophe's life, as Antoinette, actually a short novel, and La Foire sur la place, criticism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scene of Paris.

目 录

第一部 黎明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4)

第二部 清晨

第一章 约翰·米希尔之死	(61)
第二章 奥多	(82)
第三章 弥娜	(101)

第三部 少年

第一章 于莱之家	(134)
第二章 萨皮纳	(145)
第三章 阿达	(179)

第四部 樊笼

第一章 磐石可转	(219)
第二章 四处碰壁	(259)
第三章 挣脱樊笼	(315)

第五部 节场

第一章	(370)
第二章	(435)

第六部 安多纳德

第一章 安多纳德.....	(498)
---------------	-------

第七部 户内

第一章.....	(533)
----------	-------

第二章.....	(571)
----------	-------

第一部 黎明

第一章

从屋后传来阵阵的江水声。一整天，雨滴敲打着窗子，顺着玻璃的裂缝，水珠儿缓缓流下。暮色低垂，郁闷的热气充满了小屋。

老人进来时虽然把木靴脱在门外，但踩在地板上还是发出了咯咯的响声；初生的婴儿哇哇地哭了，在摇篮里扭动着；母亲从床上伸出手来抚慰他；祖父为使孩子在黑夜中不害怕也摸索着点亮了灯。灯光映照着老约翰·米希尔红色的脸庞，粗短的白须，抑郁的神情和有神的眼睛。他身上穿着带有潮气的外套，脚下拖着蓝色的大布鞋，走到摇篮边。鲁意莎打着手势暗示他不要靠近。她那淡黄的头发显得有些灰白；那张点缀着雀斑的脸上也有些皱纹；苍白的厚嘴唇合不拢，笑时显得很胆怯；湛蓝的双眼一片迷茫，小小的瞳仁洋溢着柔情——她非常慈爱地注视着婴儿。

孩子醒了，哭了起来，眼珠惊慌地转动着。可怕啊！无边的黑暗、刺眼的灯光，混沌初开的头脑充满幻觉，黑夜中那压抑的、不停蠕动的气流包围着他，痛苦而神秘的阴影像耀眼的光线一样透着锐利的刺激——一张莫名其妙的脸对着他，那瞪着他的眼神，直透到他心里去……他被吓得动弹不得，睁着眼，张着嘴，喉咙里喘着气，无力喊叫。肥胖的大脸挤作一团，样子显得既可怜又可笑；脸和手的棕红色的皮肤上，点缀着些黄色的斑点。

“天啊！他真丑！”老人用肯定的语气说。

灯被他放在桌上。

鲁意莎像受了委屈的小女孩一样嘟着嘴，约翰·米希尔斜着眼看着她，笑道：“你难道一定要我说他好看？这样说你也不会相信。算了吧，

小孩都是这样,这不是你的错。”

孩子迷迷糊糊的双眼愣愣地看着灯光下的老人,这时也许他觉得只有在母亲的怀抱中才能得到抚慰,才能诉苦,于是他哭了。鲁意莎伸出双臂,对老人说:“给我抱吧。”

老人又一顿牢骚:“不要太迁就孩子了。哭就让他哭吧。”

鲁意莎双手接过孩子,把他轻轻地搂在怀中。她惭愧而欣喜地看着他,笑了笑说:“哦,我的小宝贝,你很丑,你很丑,但我很爱你!”

约翰·米希尔走到壁炉前,用力拨了拨火,忧郁的脸上流露出了笑容:“别难过,好儿媳,他不丑。只要他长大后做个好人,丑点又有什么关系。”

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婴儿很安静,只顾吱吱咿咿地吮奶。约翰·米希尔坐在椅上微微一仰,再一次强调说:“世间最美的事莫过于做个堂堂君子。”

他停顿了一会儿,想把意思重申一遍,可再也找不到词了。沉默良久,他又生气地问:“你丈夫怎么还不回家?”

“他在戏院里参加预奏会吧。”鲁意莎胆怯地回答。

“他又撒谎了,我刚才经过戏院时,门是关着的。”

“噢,不要埋怨他。可能是我听错了,他也许正在学生家中上课。”

“那也不该这么晚还不回来。”老人不快地说。

他犹豫了一会儿,放低声音,难为情地问:“他是不是又……”

“噢,父亲,他没有,没有。”鲁意莎急忙说。

老人盯着她,她的眼睛不敢注视老人,慌乱地低下头。

“哼,你在骗我。”

她轻轻地啜泣着。

“嘿,天啊!”老人叫嚷着向壁炉踢了一脚。拨火棒“砰”的一声掉在地上,母子俩都被吓了一跳。

“别这样,父亲,”鲁意莎说,“他要哭了。”

婴儿愣愣的,不知该干什么好。最后,他还是安静地吃奶。

约翰·米希尔低着嗓子,愤怒地说:“我造了什么孽,老天给我这么一个酒鬼儿子。我省吃俭用一辈子,又有什么用啊!……你、你、你难

道就不能管管他吗？不是吗？这是你的责任啊。如果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

鲁意莎哭得更伤心了。

“别怪我，我心里很难过！我已经尽力了。你不知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害怕。耳边总有他上楼的脚步声。每次为他开门时，我心里总想：天啊！这回他又醉成什么模样了？……想到这些真让我伤心。”

她浑身哆嗦地抽泣着。老人心慌了，忙走过去抖开被单盖到她抖动的肩膀上，用他的大手摩挲着她的头：“好啦，好啦，别怕，孩子，有我在呢。”

为了婴儿，鲁意莎安静下去，艰难地笑道：“我不该说这些话。”

老人摇摇头，看着她：“我是为难你了，可怜的小媳妇。”

“他一定在后悔当初娶了我。那只能怪我。”

“后悔什么？”

“你应该知道，当初我嫁给他时，您也生他的气。”

“别提了，都已经过去了。我确实有点伤心。像他这样一个男子——这么说你可不要怪我——有修养、杰出的音乐家，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攀一个门当户对的亲事，用不着追求你这样出身贫寒的人，况且你也不是音乐界的人。一百多年来，克拉夫脱家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但是，你知道我并没有恨你。从认识你起，我就很喜欢你。而且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翻旧账又有什么用呢？还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吧。”

他转身坐下，沉静了一会儿，接着又像他平时说格言时一样，严肃地说：“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尽本分。”

他向壁炉吐了口痰，等着她说些什么。鲁意莎沉默着，他想继续说时，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他们都沉默了。鲁意莎坐在床上，约翰·米希尔坐在壁炉边黯然神伤。老人嘴里虽然那么说，心里却仍对儿子的这门婚事感到沮丧。鲁意莎也埋怨自己，虽然这件事对于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从前她是个佣人，能嫁给约翰·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克拉夫脱，大

家都觉得很奇怪，她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克拉夫脱家虽不富有，但在这个老人已住了半个世纪的莱茵河流域的小城，人们对其很敬重。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这两个父子音乐家。曼希沃是宫廷剧场的提琴师，约翰·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乐队的指挥。曼希沃的婚事使老人深受打击，原先，他对儿子抱着很大的期望，想要他成为一个名人，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但糊涂的儿子把他望子成龙的心愿给毁了。他先是在大怒之下，把曼希沃与鲁意莎骂了一顿，但这位善良的老人在得知儿媳的人品后就接纳了她，甚至有一种对女儿般怜爱的温情，他常常用唠叨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温情。

谁也不知道曼希沃为什么要娶鲁意莎，曼希沃自己也说不清。当然不是为了鲁意莎的美貌。因为她身上没有一丝迷人之处：矮小的个子、虚弱的身体、苍白的皮肤，跟曼希沃和约翰·米希尔形成鲜明的对比。父子俩高大魁梧、脸色红润、待人豪爽、喜欢高声说笑。在他们面前她显得很渺小，人们常常忽视她，她自己也不喜欢张扬。假如说曼希沃是个宅心仁厚的人，也许他是看中了鲁意莎的朴实。并认为这比任何美德都更为可贵，但他是个非常虚荣的人，他是个长得很英俊的男子，而且很自大。以他的才华，完全可以攀一门有钱的亲事，甚至……谁又知道呢！……可以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在他授课的中产阶层家中引诱女学生……但他突然选了一个极普通的女子，穷而丑，又没受过教育，而且没追求过他——倒像是他在一怒之下的选择。

但世界上有些人总是做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事，像曼希沃一样。他们也是有远见的人——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自认为不会受到欺骗，可以在人生的航线上，稳稳地把好舵。但是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因为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他们头脑时常会是一片空白，无所适从，这时他们就会丢了舵，人生的小船就会迷失方向，向暗礁直撞过去。聪明务实的曼希沃居然娶了一个厨娘！和她订终身的那天，他没有一丝热情冲动，自己仿佛在半梦半醒间。也许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人们头脑迷糊的时候，便会跳出来，主宰我们的头脑、心灵和感官。那一晚，曼希沃和鲁意莎在河边相遇，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旁，稀里糊涂地与她海誓山盟，也许那时他从她胆怯的瞳仁中，看到了那种神

秘的力量。

刚结婚，他就对这桩婚事感到委屈。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他毫不掩饰这一点，她只有惊慌失措地向他道歉。他原谅了她，因为他心并不坏。但在朋友之间或在有钱的女学生面前，他又会悔恨自己。女学生态度变得傲慢了，在校正指法时碰到她的手指，她也不再会紧张得发抖。每次他闷闷不乐地回家，从他眼中鲁意莎总能心酸地看到那股怨气。他常常呆在酒店里，试图忘了自己，忘了悔恨，忘了一切。直到深夜，他才嘻嘻哈哈大笑着回到家里。这种笑让鲁意莎觉得比平时带刺的话和隐约的怨恨更令人难过。他的放荡行为，不仅消耗了家里的财产，而且渐渐地让他失去了理性，对此鲁意莎认为自己负有责任。曼希沃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在他这样的年纪，本应发奋图强，不断增长自己的才华，而他却自甘堕落，任由别人超越自己。

已经是深夜了。老约翰·米希尔对着炉火想过去和现在的伤心事，鲁意莎的声音把老约翰·米希尔从迷惘中惊醒。

“父亲，已经很晚了，”她恭敬地说，“您回去吧，还要走好长的路。”

“我等曼希沃回来。”老人回答。

“不，我求您别留在这儿。”

“为什么？”

老人抬头认真地看着她。

她沉默不语。

他又说：“你独自在这儿不感到害怕吗？你不想让我等着他吗？”

“唉！那会把事情弄糟，我可不愿让您生气。我求您，还是回去吧！”

“好吧，我走啦。”老人叹了口气站起身。

他走到她面前，在她脑门轻轻一吻，然后捻小了灯光，走了。屋里光线很暗，他撞倒了一张椅子。这让他想起儿子醉后归来的情景。在楼梯上他走走停停，想着他走后这儿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

床上，在母亲身边的孩子又扭动起来。在他的内心最深处奔涌着一种无名的痛楚。他握着拳头，扭着身子，皱着眉头，竭力抗拒。痛苦膨胀得越来越大，那是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他虽然不知什么是痛苦，也

不知什么时候会结束,但觉得它魔力无穷,永远难以摆脱,于是他嚎啕大哭。母亲用温柔的大手抚摸着,痛楚减轻了不少。但他还是哭,因为他觉得它始终在体内,无法根除——大人的痛苦是可以根除的,因为知道它的根源,所以在思想上可以把它加以限制、医治,直至把它连根去掉,或者约束它的范围,再把它剔除;婴儿却没有这种理智而又高明的方法。他第一次遭遇到真实而残酷的痛苦。他感到痛苦是无边无际的,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伴随着他,压迫着他的胸,吞噬着他的心,控制着他的皮肉,直到侵蚀完肉体,他才肯罢休。

母亲深情地搂着他,轻声地说:“好啦,好啦,别哭了,我的上帝,我的宝贝……”

他总是断断续续地啼哭着。好像这堆没有意识的肉体,已预感到他的一生将注定经历许多痛苦,这让他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黑夜中传来圣·马丁寺的钟声。庄严迟缓的音调,飘荡在雨天湿润的空气中,就像春风拂过草地!婴儿没完没了的嚎啕声嘎然而止。奇妙的钟声旋律,像一股甘泉缓缓流过他的心田。天空放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馨。他甜甜地笑着,痛苦也随之消散。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进入了梦乡。

三口钟继续肃穆庄严地鸣奏着,迎接明天节日的到来。钟声让鲁意莎想起她曾经的苦难,想着身旁最深爱的儿子的未来。她躺在床上觉得疲惫不堪,黑暗压迫着她,她被闷坏了,但她不敢挪动。手与脚都在发烫,连羽毛毯也觉得沉重。她看着婴儿,虽然是在夜里,但还能看见他那好似老人一样憔悴的脸。她开始入睡,但她脑中总是闪过乱糟糟的景象。梦中,她以为听到曼希沃开门声,心随之如针刺般一悸。静寂的夜里,浩瀚的江水声愈显得刺耳,如同怒兽的狂噪。窗上不时有一两声嘀嗒的雨点,钟声缓缓地静了下来。鲁意莎在婴儿旁边熟睡着。

屋外,老约翰·米希尔站在门前,水雾沾满了胡子。他在等荒唐的儿子回家。凌乱的思绪胡乱地想着许多酗酒的惨剧,虽然他知道这是幻想,但今晚要是没看到儿子,他即使回家也是无法安睡。钟声让他想起他对儿子的期冀,这更加剧了他悲伤的情绪。他想着此时冒雨独立街头值得吗?他忍不住悲悔交集地哭了。

时光如流水，昼夜交替如大海的潮起潮落。一天天地流逝，一月月地流逝，周而复始。单调的岁月仿佛只有一天。

岁月因为有了光明与黑暗交替的节奏，有了生物诞生的节奏，才显得无穷无尽，神秘莫测、浑浑噩噩的生命在摇篮中做梦，强烈的感觉纷至沓来，其中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些感觉随着昼夜起伏，但它们有规律地交替，反而像是昼夜随着它们反复。

在生命初始的日子中，繁杂的景象在脑中涌动，好似一片微风吹过蜂拥而至的麦浪。

阴影四散，旭日东升。孩子克利斯朵夫又找到白天的乐趣。

清晨……父母酣睡。他仰望着天花板，看着上面跳跃的光线，其乐无穷。突然间，他大声笑了，那是令人欢乐的儿童的笑。母亲探出身问：“小傻瓜，笑什么？”他笑得更大声，也许他想让人听到他的笑声。妈妈沉下脸用手指按在嘴唇上，提醒他别吵爸爸睡觉，但她疲倦的眼睛还是掩饰不住跟着笑。他们俩呢喃细语……父亲突然气冲冲地咕嘟一声，他们被吓了一跳。妈妈赶快转过身假装睡着，像做错事的小姑娘。克利斯朵夫也屏着气钻入被窝。一切寂然无声。

不一会儿，孩子的小脸又探出被窝。定风针吱呀吱呀地在屋顶上打转，水斗在那儿滴嗒作响。早祷的钟声敲响了，与对岸的东风遥相呼应。成群的麻雀像一群顽皮的孩子；蹲在绕满长春藤的墙上聒噪。其中有三四只的声音，而且总有三四只的声音，吵得最响亮，盖住了其它的声音。一只鸽子停在屋顶的烟囱上咕咕地叫。孩子陶醉于这些美妙的声音中，跟着轻轻哼着，不知不觉越哼越高，最后提着嗓子高叫。睡梦中的父亲被吵醒，生气地嚷：“你这不肯安静的小叫驴，等着吧，看我不拧下你的耳朵！”孩子吓得又钻进被窝，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他被吓坏了，受的委屈让他想哭。同时又想到父亲把他比作小叫驴，不禁直想笑。于是他在被窝中学起了驴叫。这可挨了下打。他涌出积蓄的眼泪，哭了起来。他并不想做什么，只是想笑、想动。可是这让他挨打。他们怎么总在睡觉！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有一天，他觉得街上好像有只猫也许是只狗，总之一定是好玩的东西。于是他忍不住从床上溜下来，光着脚丫蹒跚地从地砖上走过去，想

下楼看一看,可是房门是关着的。他爬上椅子开门,不小心连人带椅倒了下来,重重地跌在地板上,痛得哇的一声哭起来,结果又挨了一顿打。他总是在挨打……

他与祖父到教堂。人们不许他动,他闷得慌,他很不自在。那些人一齐念念叨叨,不知在说什么,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沉默。他们那副庄严而冷冰的脸,可不是他们平日的样子。他心虚胆怯地望着他们,有时他连祖父也认不得。邻居老列娜端坐着,脸上是凶神恶煞般的神气。开始他有点怕,后来习惯了,使用种种方法解闷。他摇晃着身子,仰着头对天花板做鬼脸;扯着祖父的衣角,想用手指在草垫上戳个窟窿。他听着鸟儿的叫声,打了个大哈欠,差点把下巴颏都打掉了。

忽然,响起了像瀑布似的声音——管风琴吹起。一股寒意沿着他脊梁流下去。他转过身来,把下巴搁在椅背上,安静地听着。他没听过这种声音,也不懂它的意思。它像漩涡似的转动的光,让人眼花缭乱。多么美妙的声音!让人浑身舒坦,他仿佛已不在这座曾经让他浑身难受的小屋,已不坐在让人压抑的椅子上,他升到了空中,像只鸟儿在飞翔。江河流水般的音乐在教堂中流淌,绕梁不息,四处回荡,他与音乐一齐展翅,遨游苍穹,忽而东,忽而西,随心所欲,自由地、欢乐地。四处是阳光……他沉醉在快乐中。

祖父对他很不满意,因为他在作弥撒时很不专心。

他在家中,用手抓住脚,坐在地上,把草毯当作船,把地砖当作海洋。他认为出了草毯就得淹死。可是别人毫不在意他所做的一切,这使他很诧异也很生气。他拉着母亲的裙角说:“这是水,那是桥,你要从桥上过。”——所谓的桥是红砖之间的一道道沟槽。母亲不理不睬,照旧走了过去。他很恼火,就像一个剧作家在上演他作品时看见观众在台下聊天的心情。

过了一会儿,他忘了这些。地砖不再代表海洋,他躺在上面,下巴压着砖块,哼着自己编的小曲,津津有味地吮着大拇指,口水顺着大拇指流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地砖中间的一条裂缝,裂缝的线条化成狞笑的鬼脸。一个个小得看不清的窟窿,在逼视下变成了群峰环绕的山谷。一条蠕动的蜈蚣,也大得和象一样。这时孩子已陶醉得忘乎所以。